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
本刊主编:姜锦铭

值班责编:刘小草 李牧鸣
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 电话:(010)88051377

~中国人的喜酒~

今世缘 特约刊登

~今世有缘 相伴永远~



“记忆交换”市集,用老物件留住大时代的小故事

在黄海波看来,老物件是岁月留下的秘密文件,向人们展示了社会生活的横断面,而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经常寓于这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之中

“我很希望能够把这些老物件传承下去,让更多人理解,我们的城市甚至国家,是一层一层像年轮一样成长起来的。人们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,更加感激创造美好的人”

本报记者王学涛

小人书、雪糕盒、老式三五座钟、缝纫机、黑白电视……走进山西省太原市南肖墙关帝庙的正殿,仿佛穿越回20世纪某个亲友的客厅,温馨而熟悉。观众络绎不绝,看到熟悉的老物件还会热闹地讨论一番。

这是太原市文物局活化利用古建筑的一个典型,新时代的关帝庙已变身为太原城市记忆馆、“记忆交换”市集。

捐赠者“寄存记忆”

“一滴水可以反射出太阳的光辉,每一个小小的物件都能折射出历史进步的勃勃生机。”山西省太原市公益项目“时尚回响”的创办人黄海波说。

这是一个跟“记忆”打交道的公益项目。近3年来,黄海波带领30余名志愿者,征集、整理、展览老物件,成立老物件交换市集,围绕“记忆”,展示文化、促进沟通、留住大时代中的小故事,让人们感受时代跳动的脉搏。

市民安素香捐贈的小炕桌就摆放在那里。炕桌看上去非常厚实,卯榫没有松动,上面有两个抽屉,抽屉里留有墨水印,这是安素香的太姥爷专门给她母亲做的嫁妆。

安素香说,在老家农村窑洞的炕上,母亲常往小炕桌上放一些针头线脑,她们姐妹四人读书时,小炕桌上有了书桌,常被搬来搬去,有时在炕上,有时放地上,有时又被搬到院子里。等她长大成家,有了自己的孩子,孩子们又开始在这张小炕桌上学习。后来她在太原安了新家,母亲让她把小炕桌带到了太原。直到家里有了写字台,这张桌子才弃置不用,被藏在了床底下。

“我们对这个炕桌有特别深的感情,现在无偿捐赠给‘时尚回响’,也是给它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,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历史价值。”安素香说。

随着时代变迁,越来越多的人家从平房搬到楼房,很多老物件失去安身之处,因此不少人有了“寄存记忆”的需求。“以前手工做的立柜进不去电梯,上不了楼房,不得不扔掉”“新家没地方放,孩子们也不喜欢”“咱不用了,应让它们在别人那里发挥作用”……

66岁的太原市民师新欣在报纸上得知山西“时尚回响”城市文化交流中心后,把自家以前墙上挂的大镜子、结婚时同事送的工艺品、音箱等都捐了出来。甚至在他的牵线搭桥下,邻居家扔掉的立柜、平柜也来到了这里。

“扔了情感上不舍得,最好是捐了,想念了还可以过去看看。”师新欣说,他搬了三次家,从父母家搬到单位,再从单位搬到平房,又从平房搬到楼房,每次搬家都会淘汰掉一部分东西,而这些东西都见证了曾经的美好。

“一开始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捐。”山西“时尚回响”城市文化交流中心的创办人黄海波说,从2017年秋天至今,他们已经收到600余名热心市民捐赠的6000余件老物件。由于场地原因,有时候她不得不拒绝捐赠者。

黄海波的想法如同一个小火种,很快得到不少人的支持。据她介绍,太原学院免费借给他们两间教室和一间库房,供他们存放东西。太原市文物局把南肖墙关帝庙拿出来供他们在里面办展览,开“记忆交换”市集。太原市还计划给他们2000平方米的空间,让他们住进太原县城。在数字化上,今年山西省文旅厅将“时尚回响”的老物件和故事纳入山西省公共文化数字资源系列,开始用专业的照片、视频来记录这些有意义的人、物、事。太原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免费帮他们做城市记忆地图,把物品的地理信息放置在真实的城区地图上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街道、建筑里曾经发生的故事。

“几乎所有的捐赠人都想隔一段时间过来,看看他们的捐赠物。”黄海波说,他们正在做一个更大的数据库,想把具有唯一性、有故事的老物件尽可能多地展示出来。

“这件事情最动人的地方是百姓办、百姓提供、百姓参与、百姓讲述、办给百姓。”太原市民范德峰说,一个城市不能只有马路、高铁、商务区,还应该有



▲黄海波(左一)接受到访市民的捐赠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

▲一个小朋友用奶杯交换了一位女士的首饰盒。

“情感、梦想、奋斗的故事,全世界都能听得懂”

草地:您怎么有了收集老物件的想法?

黄海波:2015至2016年,我以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身份,赴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的建筑学院学历史保护,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,房东是1960年出生的一次,我问她:“你什么时候用上洗衣机的?”她很奇怪地看着我说:“我生下来就有。你呢?”我回答:“高中。”然后她一脸惊讶地问:“那你们以前怎么洗衣服呀?”我妈妈坐在一个小板凳上,对着一个大盆,用一个搓板洗衣服,一洗就是一天。突然有一天,我们就有了洗衣机,有了电视机,有了……”听了我的回答,房东惊讶地看着我说:“黄,太神奇了。”她觉得我的生活变化太大了,像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世界。这提醒了我:原来,我们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发展阶段。

然而,很多美国人对中国认识却非常模糊,还容易把时间搞混。他们问我:“你妈妈裹过小脚吗?”“你为什么不是那种穿蓝色衣服的中国人呢?”……我觉得应该把我的故事、我所代表的这一代中国人的故事讲出去。

美国有非常多的城市博物馆,即使只有5000多的小城市,也有自己的城市博物馆,我去参观了不少。参观后,我会理解这座城市,理解当地人,很受触动。我们去看外面的世界,其实是在这种对比中看到了我们自己,对自己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。

我曾经写过一本书《一个70后女神的时尚史》。写作的过程使我思考了很多。一方面,觉得生活像在变魔术,我出生在当今社会非常幸运。以

前过年能吃上那种“一兜肉”的饺子,是我外婆最大的心愿,而我现在可以去国外旅行、读书。另一方面,感觉城市变化很大,找不到自己的童年。幼儿园变了,小学变了,操场也变了,我觉得有点失落,就想去找这些东西,通过展览展示历史和时代变迁。我就列了一个实物名单,发动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去找,比如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、花仙子贴纸、阿尔巴尼亚针织的毛衣等。

草地:怎样由一个“个展”发展成为“太原市民”的展览?

黄海波:大家一听我的想法很兴奋,好多人参与进来。我收到的第一个展品是一辆永久二八自行车,是一位好友从邻居那里找到的。其实,这辆自行车是一个转折点,一下子把我原来的想法改变了。

这辆自行车是1968年买的,120多元,当时它的主人一个月只能挣20多元。但他幸运地抓到了自行车号,车间里的工友们通过互助形式,每人每月“众筹”10元才帮他买下,成为整个院子里第一辆自行车。

听了自行车主人讲的这个故事,我被它所包含的沉重的、真实的生活片段震惊,觉得这个故事比我文艺青年式的带有抒情色彩的故事分量重多了。我更愿意展示他的故事,而不是我自己的。而且我忽然意识到,应该展示更多人的故事。

草地:您觉得老物件是一个展示历史的好方式吗?

黄海波:借助老物件,很多东西一下子就被

唤醒和点燃了,它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特别好的切入点。

草地:收集老物件的过程中,碰到了哪些困难?

黄海波:有很多困难。我很快发现我一个人根本做不成这件事。我妹妹最早来帮我,后来几个闺蜜也加入进来。刚开始口口相传,慢慢有了捐赠物后,我们就在报纸上发表故事,并开通公众号“太原记忆”边讲故事边征集。我那时刚买了一辆车,“客货两用”,只要自己能拉就自己拉,大物品只能找搬家公司帮忙。其中一个搬家公司的司机很特别,他看到我们做的事情有意思,就主动帮我们从楼上搬到楼下,后来成了我们的志愿者。就这样志愿者越来越多。

最大的困难还是钱,这是我最不擅长的事情。我曾被评为“三晋英才”,政府奖励了3万元,我把钱放在项目里。我们出书有稿费,也被放在了项目里。还有就是平时做一些出租、小型的商业活动。我们只有在策展这样的“刀刃”上花钱,像摄影、做微信公众号、小视频等都是自己亲力亲为。希望下一阶段能找到更好的渠道,让项目成长得更好。

草地:你们征集的平常物件多,还是特殊物件多?

黄海波:我们不给捐赠物划等级,关键看能否采集到特殊的故事。宏大的历史,自然有人去讲,我更喜欢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,它们同样可以反映出大时代。

作为通讯组副组长,语文老师出身的范德峰负责辅导写作、导览等工作。在这个大家庭里,每个人的特长得到发挥,价值得以肯定。

66岁的志愿者张会珍,以前不会用标点符号、不会分段、常写错别字,如今已成为这支志愿者团队里的“故事大王”,他不仅在公众号“太原记忆”、“太原日报”上发表文章,还自己开通了“珍记忆”公众号。他把自己小时候如何与父母相处、农村是什么样子、上班后怎么谈恋爱、怎么受工伤、工友怎么照顾他等写成一个个故事,与大家分享。

张会珍说,加入志愿者团队2年多来,不仅写作上顺溜了很多,生活上也有了精神寄托。原来看书每天待在家里看电视,因为无事可干,晚上睡不着觉,现在他积极参与活动,即使腿脚不灵便,有时要倒两趟公交车才能到活动地,但他也不叫苦喊累。“收获很大,苦中有乐。”他说。

有收获的又何止张会珍一人。

黄海波说,成立“时尚回响”以来,她的人生丰富了很多,自己也变“懂事”了,理解了很多人,觉得大家很了不起,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韧劲。对于太原这座城市,也更加热爱和有了归属感。

在黄海波看来,老物件是岁月留下的秘密文件,向人们展示了社会生活的横断面,而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经常寓于这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之中。

“我很希望能够把这些老物件传承下去,让更多人理解,我们的城市甚至国家,是一层一层像年轮一样成长起来的。人们会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,更加感激创造美好的人。”黄海波说。

热心人“交换记忆”

在师新欣的家里摆放着一件看起来略微“奇怪”的德生牌收音机,有提手、摇把手,还能照明。这是他用自己的老电话机、手表等跟别人交换来的。师新欣会不定时拿出来把玩一番。

“这个收音机比较特殊,挺喜欢的,但年轻的时候不舍得买,没想到过了那个年代又碰到了,就换了回来。”师新欣边说边介绍它的与众不同之处,原来这个收音机不仅有照明功能,还可以手摇发电,适合野外作业人员。

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里,收音机陪伴他度过了最美好的青春岁月。虽然过去很多年,他依然能够详细讲出电子管收音机、有线广播、矿石收音机、半导体收音机等工作原理。收音机作为主要的娱乐方式,爷爷靠它听戏,师新欣则通过它听小说和歌曲,就是那时他成为邓丽君的歌迷,还在心里猜测她的长相。直到现在,《甜蜜蜜》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《美酒加咖啡》仍是她最爱的歌曲。

事实上,双方同时喜欢上彼此老物件的机会并不多。这时候赠送、暂借成为常态,大家都不愿用金钱去衡量它的价值。

66岁的王建章正在写《回望知青岁月》这本书,目前已写了6万多字。前些天,他专门到南肖墙关帝庙的“记忆交换”市集寻找有关知青的东西,正好看上了师新欣带去的《中国知青史初探》上下册,但王建章带去的东西师新欣却不喜欢,虽然两人没有交换成功,但师新欣把两本书免费借给了王建章看。

志愿者“传承记忆”

3年来,山西“时尚回响”城市文化交流中心已吸引30多名志愿者加入。他们中有编辑、教师、会计、裁缝、工人、文员等,年龄最大的70多岁,最小的还是在校大学生,大家自愿抽出时间参与征集、策展、布展、导览、记录、拍摄、值班等工作。黄海波说,